

诗人小说家丛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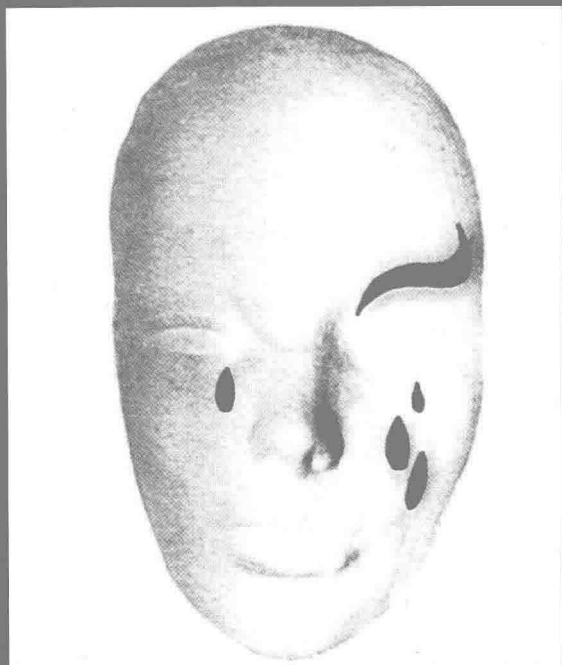
骑马上街的三哥



邹静之

● 邹静之 著 敦煌文艺出版社

诗人小说家丛书



骑马上街的三哥

邹静之 著

敦煌文艺出版社

敦煌文艺出版社

敦煌文艺出版社
地址：甘肃省兰州市
电话：(0931) 481111
电报挂号：6400
邮政编码：730000

甘肃文艺出版社
地址：甘肃省兰州市
电话：(0931) 481111

书 名 骑马上街的三哥

作 者 邹静之

责任编辑 刘铁巍

装帧设计 铁 薇

责任校对 李德奇

出版发行 敦煌文艺出版社(兰州第一新村 123 号)

印 刷 兰州兰林印刷厂
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插页 2

印 张 10.25

字 数 250,000

版 次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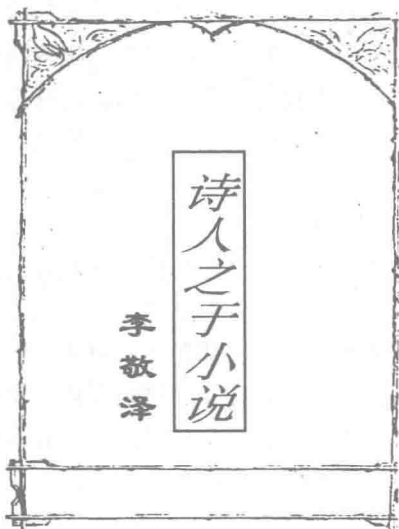
印 数 3,000

书 号 ISBN7-80587-423-9/I·381

定 价 13.80

(敦煌文艺版图书若有破损、缺页可直接与印刷厂联系更换)

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



有这么一个故事，载于美国《读者文摘》。话说史密森氏学会里有一位学者，此君博学多才，英俊潇洒，——一个人又博学多才，又英俊潇洒，那么他总会闹出点故事来。——除了在史氏学会的旧物堆里神秘地治着一门刁钻的学问，他还同时娶了两个太太，生了两拨儿孩子。两个家庭，在两幢房子里隔街相对，居然十几年互不知情。

后来，这个故事就更有意思了。一日，此人在他的两个家之一的花园里翻地，一锹一锹挖下去，土地的松软使他体验到一种快感，他发现自己竟停不下来，那天，他一直挖到深夜。

从此，他便夜复一夜地挖下去，很难想象他怎么向两个家庭解释这种业余爱好，如果在十几年前



的中国，他可以说是在挖菜窖，可惜他是在美国，但他一定想出了一套浑然无缝的说辞，因为这项庞大的工程持续了很长时间。

终于有一天，一辆载重卡车驶过他的两幢房子之间的那条大街，只听轰隆一声，路面坍塌下去，卡车陷进了一个错综复杂的地下迷宫。

这个故事很像“诗人小说”的故事。或者说，收入这部丛书的六位诗人小说家以他们的写作解释了这个故事。

这六位是：韩东、朱文、邹静之、海男、叶舟、阿坚。

叶舟在兰州，兰州的叶舟发表过很多诗，发表的小说相对较少，但他所写的小说比发表的小说多，而且我知道，他未能发表的小说比他能够发表的小说更好。

邹静之在北京，老邹是个真正的文人，丰富而温润。他写诗、写随笔，偶尔也写影视本子，小说写得不多，但写得好，比如《骑马上街的三哥》，许多行家以为可列入九十年代最佳小说。

在一个消费时代，一些真正出色的小说家可能会被小说生产的洪流淹没。如叶舟，如老邹，一年发不了两三篇，在小说市场上恰似秋虫之于雷鸣。但这至少有一点好处，较低的产量使他们与小说时尚、与通行的市场策略保持着距离，——在后现代语境中回到小说的基本传统，回到拉伯雷、塞万提斯，回到话本，这在当下的小说中或许是孤舟独钓了。

小说之于叶与邹是“诗余”，而韩东和朱文则由“诗余”而“做”大，成了引人注目的小说家。虽然正如朱文自道，他们首先还是诗人。

韩东在南京，他的一些作品对于新生代小说来说，已经具有“经典”意义，比如《反标》、比如《同窗共读》。他大概最早分析和表现了这一代人隐秘的经验底蕴，而且他力图使他的小说成

为“纯粹的”小说。

朱文也在南京，生于1967年的朱文，他的声音敏感、尖厉、甚至是粗暴地呈露着生存的质地，这样的朱文常常会吓人一跳，而他并不在乎你是否被吓了一跳，事实上，他正鼓足了劲，穿越那些使你心神不宁、无法面对的事物。

和叶与邹不同，韩与朱更为有效地改变了小说世界的战略地缘关系。他们和一些朋友一起，在九十年代开辟了小说艺术的新边疆，进而成为不那么引人注目，但潜力巨大的话语中心。这是一群年轻诗人对世俗世界、对小说这种“世俗的”艺术形式的成功偷袭，而韩与朱无疑是主要的策划者。

海男在云南。主要是由于小说，她被视为女性写作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。在太平盛世，小女子凝神于个人体验，凝神于心灵的迷念和幻念，这其实既没碍着谁，也没惹着谁，问题仅仅在于她的小说写得怎样？海男的小说独特的，也许，在这六个人中，她是最像诗人的小说家，也就是说她的小说最像诗。

最不像诗人的小说家是阿坚，阿坚在北京。这位舌辩滔滔的诗人使他的小说充满了汗漫的言谈。在这一点上，他与叶舟不期而遇，叶舟同样在小说中发展了对言谈、对“说话”的超常兴趣。但是，阿坚把言谈化为小说，而叶舟则把言谈作为小说讽刺模仿的对象，这在九十年代的小说中都是相当别致的风景。

让我们接着谈谈那个美国人的故事。在这故事的背景中有一个关于“复制”的主题。那位仁兄奇怪地复制了另一份生活，他把一幢房子里的气味复制到另一幢房子里，把一张床上的皱褶复制到另一张床上，这就像为了防止丢失什么而做了备份。问题是他干得太出色了——一个手艺人仿着一只古代瓷瓶烧了另一只一模一样的瓷瓶，一不小心，两只瓶子竟辨不出了真假。这时，他



如格林笔下的双重间谍，无奈地看着这两份生活在起劲地互相模仿、复制，不由得心生疑问：这里到底还有没有我的事？

于是，他就挖掘了那个错综复杂的迷宫。很难说他有什么计划，至少从一个家通向另一个家不是他的目的，这只是体现了他的双重生活对他的限制，他不得不今夜在这个花园里，明夜在那个花园里，况且他所挖的并不是两点一线的地道，而是回环缭绕的迷宫，这使他的工作无用而怪诞。

我们可以推测，在日日夜夜的挖掘中，他必定常常感到自己就是那个古老神话中的提修斯，正在逼近隐伏于某个角落中的怪物。然而当他依靠着洞壁休憩时，感受着远处汽车驶过的震颤，他可能蓦然发觉自己就是阿期特里恩，那个隐伏在深不可测之处的怪物。

——这就是这些诗人小说家，写作是对大街上的世界，对房子里的世界的一种姿态，这需要梦想，需要对大街上的车马声和房子里的烟火气和敏感记忆，还需要在无边的深黑中挖下去的阴郁而狂放的勇气。

所以，韩东使混乱具有明晰的形式，朱文成为最无信心又最执着的还原论者，叶舟在话语的缝隙间穿行游戏，海男专注于梦魇的曲折纹理，阿坚使至重化为至轻，邹静之索性让迷宫中的马在大街上漫游。

——六个诗人，六个小说家，六个诗人小说家，就有了这六本书。

是为序。



目 录

· 小 说 ·

1	链 条
19	骑马上街的三哥
31	九栋(三题)
42	水
48	夜猫子勾当
54	白 雨
60	毫 毛
67	斑 蝥
74	雾
79	白 血
85	血气方刚
92	小儿无赖
99	想起一些人



目 录

· 小 说 ·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|
| 109 | 破 |
| 117 | 作 曲 |
| 121 | 走 火 |
| 124 | 吃鱼的小兽 |
| 127 | 孤 狼 |
| 134 | 猴枣(中篇) |

· 自选诗 ·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195 | 图画展览会 |
| | ·
·
·
·
· |

链 条

那天放风，绕着狱墙走到第二圈儿时，青子想通了。这次出监后，顶要紧的事有两件：一是买一把好刀子，开好刃，磨快了去找五聪，最不济得要他根指头。二是买三副好海竿，带足了食，去马头礁钓六天鱼，就一人去，带上酒精炉，钓上鱼吃鱼，钓不上鱼，饿着。

青子把双手举过头顶，屏住气一挥，做着打海竿的动作，嘴里学着手轮放线的声音：“哟，哐！”食打好了，静等。只要竿梢一颤，赶忙抄起竿来收线，看着一条鱼被细线提出水面，钓鱼的最大乐趣就在那一刻。青子琢磨过，他认为乐趣来自那鱼的挣扎，它抗拒着被你制服，被你收获，让你体会到什么是强大、能力。

三百六十七步，该吹哨了。

他和燕子好的那夜，燕子像条鱼似的挣扎着，按下去这头，那头又翘起来了。他先是手足无措，后来被挣扎激起的大火越烧越旺，他把燕子烫软了，煮熟了。时至今日，他钓到的最大的鱼该是燕子。



“立正。向右转。齐步走。”

想到燕子，他就想哭，当着一千一万个个人哭，他不怕羞，不怕。让一万个人都想取了五聪的指头，然后，劝劝燕子，让她回心转意再跟青子好。

“立定。各回各号。打扫卫生。”

那字原本该五聪签的，五聪让青子签了。青子刚写了一个姓，那笔就不出水了。五聪抽出自己的笔递给青子，所以签出的名字就有两种颜色。

青子签了那个名之后，就成了诈骗犯。十几万块钱其实都在五聪手里，五聪告诉他：你去坐牢，出来给你八万。青子愿意为八万块去坐牢，青子怕这一生再没有挣八万块钱的机会了，只是不知道燕子怎么想。燕子不说话，在嗑瓜子。

“各号组织读报，《人民日报》第四版。”

燕子那夜一动不动，像一条冻过的鱼，青子心里很乱，他不知道燕子怎么想的，她像把想说的话都随着瓜子皮吐在地上了。青子勉强地做了那事。

入监一年多，燕子来看过他一次，那天，青子一直在咽唾沫，把要跳出来的心压住。他们没说什么，燕子谈了谈天气，然后告诉他一种药的吃法。青子一直在想，是不是应该伸过手去，抚摸燕子的手、脸、乃至乳房。青子的手一直没动，他用眼睛在燕子的身子蹭来蹭去，那目光打断了燕子正说着的话。燕子停了会儿，看着别处告诉他：

“我现在和五聪一起过呢……”

“……”

“我离不开男人，五聪待我不错。”

“这……这是好事，你应该这样……应该！”

青子把手和心都收紧，他觉得燕子一点挣扎的感觉都没有

了。鱼被钓上来，煮熟了，又放冷了。

青子再问了那瓶药的吃法。然后，站起来，伸出手去，在燕子的耳垂上捏了捏。他以为燕子会躲一躲，或左右摇摆一下，没有，燕子一动不动，任他在那软软的耳垂上捏弄。

“各号准备，开饭了。窝头白菜。”

后来，青子发现自己还在想燕子。想燕子时，他就含一片燕子送来的药片。药片是粉红色的，有一层薄薄的糖衣，刚放在嘴里是甜的，过后会微微地发苦，最后是苦得发麻。

青子含完药片后，就静静地咬牙，一下一下把苦咬断咽进肚子里，他边咬边在心里骂五聪，直到牙咬累了才停止。

青子恨五聪，恨他就和燕子过上了。别人代他在大狱里吃窝头、睡水泥板，他倒搂着别人的老婆睡了。这不像小说里写的吗？小说不是告诉人这仇要报吗？青子想到报仇，那咽下去的苦，就带来力量。

“集合。拿工具。外出劳动。”

青子卖力地刨土。青子知道下力干活，晚上能睡好觉。进来三年了，青子添了个毛病，怕睡觉。长长的夜总醒着，那些钻进脑袋里的事儿一件件追着他演，一闭上眼，乱了的心就像要炸了。

睡着，就想燕子，越想越睡不着，越睡不着越想。他给燕子写了封信，向她要张相片。燕子回信说：找了半天，没找到好的。等照了好的再给寄去。过了一年也没寄来，青子也不想要了。同号的“学问张”有一张老婆的照片，不知被谁偷走了，再找到时，上边沾了一些脏东西。

青子知道，他想的都是原来的燕子。现在的燕子什么样，他已知道了，不知道的事儿，再想也不知道。他脑子里只是常现出燕子和五聪干那事的情景，干那事的燕子，从不挣扎，每次都



像条冻鱼。

像冻鱼似的燕子，可能不会在乎干他的男人被削掉根指头。青子不怕五聪喊疼，怕燕子喊。燕子要喊疼，青子的刀就举不起来，或举起来也落不下去。

“收拾工具。整队集合。”

那八万块钱能干什么呢？想买个单元房，可能不够。想成个家，想领个执照做买卖，想买辆车，可能都不太够。就是怪，一有钱了，倒觉得这钱太少了，干什么都不行。没钱的时候什么也不想。

干吗不向五聪再要点。五年大狱给八万！外加个老婆呢，燕子值多少？

……燕子的钱不能要！要了钱就削不成五聪的指头了；燕子的钱若要了，就连青子的一部分也卖了。就拿八万，外带一根指头。削哪根让五聪自己选，青子不在乎，大指小指都行。

“一二一，一二一。一二三四。”

就把八万块钱都存起来，每月吃利息，什么也不干，租间房子住。燕子要能回来更好，要不回来，就找个能成家过日子的，农村的也行。养孩子，过日子。我青子心静了，想开了，累了，受够了，想过几天安稳日子了。

燕子要能回来，该会怎样？还是不爱笑，总嗑瓜子？还是扑棱棱的一条活鱼？还是手上留不住钱……也许早变成冻鱼了。变成冻鱼，我青子也要把她暖活了，让她游，让她挣扎，让青子我放线收线地来回带着跑。

忘不了燕子，燕子许是早把青子忘了。忘了也好，燕子她就欠了青子的情，青子对她是真心的，她忘了青子让她心里难受。

“后边跟上。跑步。一二一。”

他应这五年大狱时，没好好想想燕子。燕子没说什么，许是

不同意，许是心凉了。他光想着挣钱，他没想这五年燕子该怎么过。燕子跟了五聪，也是没办法。但五聪不能这么做，五聪有钱该去找别的女人，他不该吃青子这口食。

他原想给五聪写封信，骂骂他。信写了又给撕了。写了也没用，他等着出监的那一天，帐要一总儿算。

“各号洗漱。轮流出号。抓紧时间。”

五聪要是不给我八万块钱怎么办？他赖帐，说没钱。做买卖赔了，拉一屁股帐。你青子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。怎么办？取他的头，那青子自己的头也要掉。找他打官司？青子倒是有五聪写的一张欠条，可官司胜了，五聪没钱，最多坐几年牢。

青子悔了，当初该先要了四万再来蹲牢房。否则真是让人耍着玩儿了。青子悔了。

或许不会，五聪不是个拼死不要命的人，他该知道对青子的分寸啊。老婆霸了，再赖八万。五聪除非不想活了。他小子除非不想活了！提刀断他的头。青子做了个劈的动作，那手在空中没落下来。断他的头也是断青子的头，这头不好断。

什么样的仇才够得上以死相拼，连活都不活了。青子和五聪一起死，青子报个仇，图财霸妻的仇。提了头去公安局自首，哗地把头扔在警察的桌子上。说杀了人，来投案，要杀要剐任便。然后，去法场，啪地一弹，世界全黑了，睁开眼也见不到太阳。

够不上以死相拼，那就玩暗的。冲五聪笑笑。老婆你睡，钱你花，我青子为哥儿们两肋插刀。放心，没钱不要紧，算我青子借给你的，有了你还我，没有呢，我青子就算这五年睡了一觉。然后，找点什么药，让他七窍流血，混身发青地去死。

这不像青子的风格。

“各号熄灯。严禁说话。各号熄灯。”

青子睁着眼睛睡着。他觉得这几年牢要白坐了，五聪轻轻松



松地耍了他。五聪根本不怕他，他刚一入牢，五聪就趴在燕子身上去干那事儿，他不只是干燕子，五聪连他青子都给干了。

“我×你五聪的妈呀！”

“不许说话，谁他妈骂人呢！”

青子想到这儿，就一天监牢也不想坐下去了，他想整夜地大声骂街，把五聪给骂出来。

“五聪你丫挺的出来，把五聪找来！”

“五聪！×你妈呀！五聪！”

“371号，出来，不想睡觉是不？小号里呆着去！”

青子在小号里骂了三天，嗓子骂失声了，才住了嘴。三天后，青子想着牢里的日子还得熬下去，熬出监了，再说！

后来的四百多天，青子是一天天数过来的。数到最后几天，青子不想数了，他有点留恋，有点胆怯。五年来他习惯了，干什么都有人安排，吃饭、干活、学习、睡觉都被安排好了。你不用盼着今天能吃点什么，给你什么吃什么。你也不用愁明天没钱花了，有钱没钱你都过一样的日子。五年他省了不少心，省下心都被胡思乱想占了，他觉得他开始变得犹豫不决。

他想不出五年后的监外是个什么样。听一些新号讲外边的事儿，他觉得他进来好像不止五年。他对外边已经陌生了。

办出监手续的是位老民警，他没在意青子的平静。办好手续青子就拎着他的破行李卷儿往监狱门口走去。他原想把行李给同号的留下，后来他觉得出去了，这行李可能对他更有用。

门卫看了眼他的条子，抬手放行。出来了，满地的黄菜花，晃得比阳光还耀眼。青子这时才感受到，还是外边好，外边有庄稼，有蜜蜂，有那些在田里治虫的人。风从很远的地方吹过来，从那些波动的菜花上吹过来，让你的衣襟飘一飘。

青子呼了口气，把行李放下，仔细把出监的手续揣进内衣口袋。再拎起行李时，看见小路上一辆灰汽车中走下两个人。

是他妈的五聪，还有燕子。

“青子，没变样嘿！没变样，还那么精神！”五聪背着身后一田野的菜花，一件黑色的西装，把光都吸走了。

别他妈装孙子了，我没变样儿，我就差流鼻涕变傻瓜了。青子没把笑从脸上拿开，他听了五聪一句话后，突然就回到了五年前与五聪相连的那个世界。外边没有改变，五年了，世界还是那样。

“青子，苦啦，苦啦，来上车。哥哥我今天给你压惊洗尘。”

“这小包袱卷里是什么？有重要的值钱的带上，没用的就扔吧！”

青子打开包袱看了看，拿起根牙刷，就又把包袱捆好。留在了地上。

车开了，青子回头看看包袱和监狱都停在了那里，一动不动。五年过去了，汽车拉着青子往菜花深处开去。

那天晚上喝酒，燕子一句话都没说。她吃得不多，吃完后就对着小镜子上口红。燕子对青子的出来，没高兴也没不高兴。青子一时曾怀疑过自己与燕子是否有过夫妻样的生活和情感。

要说变，他觉得这五年变得最多的是燕子，燕子变成了另一个人，青子不认识的一个人。青子在喝下一杯酒之后，突然反应过来，这五年他最大的损失该是丢了一个人。一个人丢了，找不到了，任他到死也找不回来。这和八万块钱不同，他原本没有八万块钱，现在最多是得不到，而燕子却是丢了，找不回来了。

想到这儿，他看了燕子一眼。燕子冲他笑笑，这一笑，让青子感到，世界还是在变。燕子已经把笑和哭混在一起了。



“青子，这几年可够素的吧！苦啦！苦啦！咱哥俩说句抱脑袋的话，哥哥我从来就没忘了你，虽说没去牢里看你，但哥哥我心里惦着你呢！这不，知道你出来了，就去接你了！”

青子觉得五聪也有点变了，他原来还拿说假话当说假话，现在拿说假话当说真话了，还他妈慷慨激昂的。

青子笑着说：“谢了，谢了。其实我坐大牢也是为了我自己，用不着劳您费心，费心。”

“生分了不是！什么你的我的，咱哥俩的！是你的也是我的，别分那么细。”

青子听出了话里的意思，但他不知五聪指的是燕子还是那八万块钱。燕子已经你我不分了，八万块钱青子不想放了手。还有因为燕子欠下他的一根手指头，就一根，大小都行。

青子端起酒杯喝酒，没接五聪的话。那酒在口里半天咽不下去。他想他这会儿要在牢里，可能正干活渴得直咽唾沫呢。用那五年做背景，现在他在酒桌上喝酒，是多么突然、陌生。这灯光，这红红的肥肉，这大堂中饮酒和交谈的声音，这燕子，这五聪，这还在拼命想找回自己的青子。他干吗非得和五聪来这儿啊！把睡了五年的行李也丢了，要不最起码晚上盖着它，还能想起点什么，不会孤单得只剩一个光光的身子。

青子知道，他没有每天吃这种饭的权利。他也不想。他只想要回八万块钱来，灭五聪一根手指。然后远走，去过另一种生活。放羊去也行，看山去也行。他知道，这五年使他和原来断了，连不起来了。青子想到这儿，就觉得这五年改变了的是他自己，别的什么也没变。他喝酒的样子变了，他说话的语气变了，想女人的方式变了，连刷牙也变成一上一下地刷而不是左右抡开了蹭。

青子变了，有酒也不高兴，没酒也不发愁。五聪再别想套出